

复壮

□ 赵盛基

因了两株树龄在660年以上的银杏树,我居住的小区叫千禧银杏苑。近年来,这两株古树日渐式微,甚至出现了干枝。

请来专家诊断,原因是树龄较高,生理机能下降,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及新根再生的能力减弱,加之土壤密实、通气不畅、营养缺失,导致古树营养不良,患上了根瘤病等病。如不及时抢救,最终结局就是死亡。

专家制定了抢救方案:复壮。先锯掉干枝,断口防腐处理;再去掉树干、树枝沟槽内腐烂的树皮、

害虫。最关键的是,沿着树干呈放射状和环状开挖几条深沟,让树的根系裸露出来,然后在根系的下方放置管壁上开孔的渗灌管,并连接到砌好的竖井。之后回填,将沟重新填埋好。一切就绪,将竖井里灌满加注了营养液的水,使之沿着渗灌管滋润土壤,使土壤得以改善,让根系慢慢吸收,促进根系再生,从而保证古树的营养供给。

复壮,很有效。不但使古树恢复了生机,而且还延缓了衰老,居民皆大欢喜。

人物一理,人也需要复壮。

像树一样,人到了一定年龄,身体机能也会衰退,健康体检尤为重要,一旦出现这样那样的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让大夫给开出恢复健康的良方妙药;知识、观念也是一样,现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久而久之,固有的知识、观念难免陈旧,如果抱残守缺,一成不变,势必被时代甩掉。所以,不断充电,及时更新,补充营养,更是时不我待……

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如同此理,为了健康、持续发展,都需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复壮”。



老酒

□ 张培胜

春节回老家,在镇上见到土法酿酒,两个金属罐子,里面放上发酵过的高粱,罐子底下放一堆蜂窝煤加热,罐子顶上封得严严实实,一根粗粗的金属管子同另一个金属罐子连接,那里是起冷却作用,罐子里流出来的就是甘醇的酒了。

酿酒师傅很年轻,二十来岁的样子,他继承了祖传的酿酒技术,在镇上开了小店,前房卖酒,后房酿酒。酒不贵,几块钱一斤。赶集时,大家来小店买酒时,他还免费提供品尝。小店的人多起来,打酒的居多,边喝边聊,谈生活的感受,谁家的儿子在外打工挣钱了,谁家的房子新盖了,谁家的媳妇长得漂亮……什么八卦的事情,在酒的熏陶下,一切话语透着豪爽,对镇里存在的不良风气,乡里人借着酒劲大发牢骚,以解心中的不快。但大多数时间,店内笑声阵阵,仿佛与时光相隔,只有人间的烟火。顾客临别时,各自打上一壶酒,悠然回家。有的喝多了,拎着酒壶,嘴里嘟囔,“哥们,你们走好,下回再喝。”另一个也不示弱,晃着脑袋,“喝就喝,谁怕谁呀。”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喝的酒不多,只是这个时候,说一些酒话,给生活一分色彩,给孤独一份亮光。

这些顾客,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们大多都在外面打工,留下老人在乡村守着孤独时光。趁赶集,老人们买酒,喝上一杯小酒是享受,人生的乐趣就在这里了。在酒的作用,时光便有了灵性,生活便盈起了希望,那是快乐的源泉,那是幸福的起点,说什么天长地久,说什么幸福绵长,一杯酒一席话,一片笑声一段发泄,顿时让生命彰显本真,生活就是这样,一切困苦都不再是困苦,一切落寞都不再是落寞。

回到家,往往取酒还独饮。老人自己煮上几个小菜下酒,举起杯慢慢品,细细饮,酒的威力就彰显了,孤独也去了远方。拿起手机和老哥们联系,畅谈此刻的心情和喝酒的感受,对着手机大笑大哭,也是常有的事。生活因为酒,便有了释放的地方;孤独因为有了酒,也有了空灵的地方。没什么难到自己,没什么可以阻挡自己,该喝就喝,该醉就醉,大不了倒头就睡,一醉方休,睡到自然醒。常有孩子们打来电话劝老人,“少喝点。”老人们总是抱怨,“喝点酒,也来管,真不是我的孩子。”待一阵酣睡,酒醒过后,便是喃喃自语,“孩子也是为我好,喝酒对身体不好,唉,不能怪孩子。”自责心涌上心头,恨不得把酒壶扔到远方,但当提起酒壶的一瞬间,时光似乎不再是自己的了,“不成,不喝酒何以解闷,不喝酒怎么交朋友,不喝酒怎么发泄生活的不满?”于是,老人重重提起又重重放下,酒还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生活还得前行,酒还得喝。

乡下土法酿的酒,没有包装,没有品牌,只是一口地道老酒。酒的纯香,酒的甘甜,便在时光中飘荡开来,那些纯朴的乡里人,便是酒的化身,或者说,酒的本质代表了乡里人的品质。来到乡下,别忘了喝老酒,酒下肚,不用走来走去,便可以感受乡里人的豪爽与气派,这就是酒的魅力所在。我也爱喝酒,更爱乡里人。

半夜了,老雷开的书店,灯光还一直亮着,他在等一个人来买书,就是出差归来的老侯。

出差前夕,老侯叮嘱过,帮他买一本《傅雷家书》,他再好好读一读那个谦卑与傲骨交织、冷面热心硬骨头的父亲在书信里对儿子绵绵的爱。其实那本老侯之前买过,有年搬家时不意遗落在哪儿去了。老侯是一个读书之人,晚上在床头灯下看看书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些年来,老侯坚持到老雷的书店里买书,算是对老友的一种默默支持。

老侯来到书店时,已是夜里11点多,城市里突然刮起了大风,天气预报上说至少是八级以上,老雷感觉暴风雨要把屋顶掀走了。人在这种天气里,往往有脆弱的情绪袭来。暴风雨里,闪电划破夜空,惊雷在云层里霹雳,老雷说,今晚不回家了,就在书店里睡吧。老侯听了老雷的建议,风刮了又刮,老雷和老侯都没睡着,他们在风声呼啸里叽叽咕咕说了一夜的话。

老雷的书店,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旁边是一个洗脚店,有时一些醉醺醺的客人朝书店里望一望,但很少进店来。一边是感官的享受,一边是精神的滋养,它们是两条很难交融的河流。

在高楼林立车流滚滚的城市里,老侯这个只有50多个平方米的小书店,实在是不显眼,书店的招牌也陈旧了。春秋书坊,这是我给这个书店帮忙起的店名,有一点古风浪漫,也有读书人相伴的寂静岁月。20多年前,老雷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下岗后,老雷有些茫然,有人建议他开一个面馆,有人建议他开一个五金店,还有开矿的朋友跟他联系去山西、贵州采矿。一直喜欢读书的老雷,寻思之中挑选上这里的小房开起了书店。

起初那些年的生意,老雷一年的收入比他当车间主任强。但这些年来,生意上惨淡,让老雷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实体书店,遭遇了电子书籍、网上书城的猛烈冲

击,有时连店里的房租水电费也困难了,不过房东也是一个爱读书的面容清瘦老人,老人很是大度地给老雷降低了房租。有天我去老雷书店里买一本张岱的《夜航船》,眉毛发白的房东老人正端来一碗青菜面条给老雷当作午餐。

老雷的书店里,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的书,感觉把房子也压得沉沉的了。我有时半趴半跪在书墙里挑选书籍,恍然间真变成了一只蠕动的书虫了。书香弥漫的小书店里,墙壁里渗透的也是书香,它与一个好酒之人嗅

小书店

□ 李晓



到老窖里的酒香,是一样的勾人心魄。

老雷的个体书店,一般早晨七点就开门了,是这个城市最早开门的书店。老雷说,一些爱书之人好比吃早点,一大早也要到书店里来裹一身书香后,再一头扎入滚滚红尘的世俗生活里去。

我最初去老雷书店的那年,满头青丝,而今两鬓泛起了白霜。这个城市里还有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也是如

冬日暖猫



□ 朱辉

三年前,我们决定不再收养流浪猫。之前的10年里,我家先后短暂收养过40多只,通过网络都找到了领养人。渐渐地,发现越来越难“出手”了。家里当时有一条老狗,两只病猫,空间实在容纳不下新成员。

然而下决心不过半年,我们就破了“戒”。前年夏天,我在楼下遇到一只“英短”蓝猫。模样煞是可爱,和网络百科上的“英短”标准像一模一样。而且它不怕生人,往地上撒一把猫粮,它会贴着我脚边,无所顾忌地大吃起来。

经过多日观察,我和妻子确认它处于流浪状态。这么好的猫之所以被弃养,很可能因为当时正处于疫情高峰,它的主人“惜命”,误听谣言,以为猫会传播新冠。

我们这个老旧小区居民大多家境一般,估计没几个人认得蓝猫,很可能以为这是一只大块头土猫。我将“英短”带回了家,以它这么大的体型,外加不怕生人,流浪在外很快会被偷,然后成为烧烤摊上的“羊肉串”。

我给“英短”起名“熊熊”,它很快显露出宠物猫的良好基因。主人什么时候睡觉,它就什么时候睡。主人起床,它才开始活动。我们之前养过的流浪猫,都是凌晨4点就会特别活跃,比较扰邻。

到了今年夏天,妻子又带回一只小白猫,起名“小白”。妻子在一个高档小区当物业管家,这只小白猫的

母亲和兄弟姐妹,先后死了,留下大约一个半月大的它,独自在绿化带艰难求生。妻子不落忍,便决定收养它。

一晃小白半岁多了,由于食量很大,体型已经与成年猫相差无几。每天晚上它都会钻进妻子的被窝,它属于长毛猫,毛像绵羊一样柔软。妻子说今年冬天用不着暖水袋了,小白就是一只会呼吸的暖水袋。

熊熊虽然一开始就不怕人,可能因为被遗弃过,对人并不过分亲近。养了它一年以后,才勉强让我们抱。到了今年,它彻底地认为自己就是这家的成员了。平常我看电视或坐在电脑前,它就趴在我肩头,充当围脖。到了晚上,小白钻进妻子的被窝,熊熊就钻我的被窝。热量抵得上两个热水袋,而且能持续到天亮。

和狗不一样,猫是相对独立的动物,一般比较高冷。熊熊和小白是十多年里,我们养过最黏人的两只猫。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今年家里的老狗去世了,一度我们很不适应,倍感冷清。这两只猫迅速填补了老狗留下的空白,温暖了我们的这个冬天。

马未都说过,人养动物必是互惠关系。我们也感受到了,自己付出的爱心,总能得到这些动物某种形式的“回报”。窗外寒风阵阵,被窝里,我们和猫互相温暖着。暖的不仅是身体,更是心灵。

一生知己是梅花

□ 鲍安顺



杭州西湖孤山,那儿已经不孤,去的人很多。北宋著名隐逸诗人林和靖,在这儿归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被世人称之为“旷世酒脱,超逸大德。可是,我却莫名地为他终生不仕、不娶,而且无子,感觉悲悯。这时,有几位同行女士,非常扫兴地说,看什么墓,来西湖是看美景的?我听了,内心为一千多年前在这儿归隐山林的诗人,感觉心痛。是呀,来孤山的人,大多不是看林和靖墓的,看墓的人中,曾有他的知己,也有我这样的半个知己。

林和靖,也叫林逋,他却不知,他竟成了许多中国文人的精神向往,甚至至活,高不可攀。我曾想成为他的知己,可是汗颜不配。古老越国有赠梅风俗,说春秋时越国使节节发出使梁国,手执一枝梅花为见面礼,向梁王致意问候,可是梁王的臣子韩子却不理解,以为一枝梅花不算什么礼数。南朝诗人陆凯居江南时,给在长安的好友范晔寄去梅花一枝,并附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近代秋瑾写给友人的《菩萨蛮》里也有此意:“聊将心事,托付浣花纸。若遇早梅开,一枝应寄来。”梅花是赠给知己的,是最好的礼物,可是韩子却不欣赏,他不是梅花的知己。

苏轼去孤山拜过林逋墓,而且在梦里梦见林逋的第二天,有人送来林和靖《自书诗卷》,让他鉴赏。那书卷上写的诗和字,如盛开之梅,一朵朵,轻盈飘逸,他看时推崇备至,不能自抑,于是写下了《书和靖处士诗后》:“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那“神清骨冷”,梦里如烛光的清澈明眸,说是梦遇,其实是神交,是知己的通达,心灵的契合。我感觉,他与林逋隔空对话,成了知己。我还想,苏轼曾经拍着大肚子问众人,里面装了什么?都说锦绣文章,还有人说满腹经纶,只有他的侍妾王昭云说,一肚子不合时宜!从此,他当昭云如红颜知己,在昭云去世后,还写诗说昭云如梅花,是他的知音。

苏轼是林逋知己,是因为孤山,还有梅和林和靖的诗和孤坟。那坟不孤,是因为有林和靖的梅诗,还有如许多苏轼一样喜欢梅,且写梅诗的无数诗人。是呀,人生滚滚,心为梅狂,一世倾情,是林逋所好,也是诗人们所好。难怪世间不仅有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还有王冕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瞿秋白慷慨就义前绝笔的“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花成了诗人通达心身的精神光芒,也成了互为知音的代名词。

在孤山,我站在西泠印社前想,梅花真是好,民国文人,即便不是书画家,雅好金石印章的人也不少,如鲁迅、马一浮、郁达夫、叶圣陶、闻一多等,大都有过操刀刻印章的爱好。看过一篇介绍文章:《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那石头和盖在纸上的性情,风月无边,风雅知性,真是绝妙。人在孤山,想到清乾隆年间的画家董钰,他是绍兴人,擅长梅花作诗,有“万树梅花万首诗”和“绝笔梅花绝笔诗”之誉,是当时“越中七子”之一。鲁迅16岁,对这位同乡前辈非常敬佩,曾用小楷工工整整手抄了董钰的《二树山人写梅歌》,经常拿出来吟哦,这件手抄收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鲁迅有书法印章多枚,其中有一枚是在他少年时,找自家一个远房亲戚刻的,印文为“只有梅花是知己”。鲁迅还用梅花比喻:“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绿、绿叶葱茏的景象了。”梅花铁骨,正与鲁迅的“横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气节,让他成为真正的猛士,在梅花的天地里,永远长存。

晚清博学大儒姚鼐诗云:“忍得清寒持得瘦,一生知己是梅花”,那梅花知己,是大儒的心灵寄托,也是他心智高洁的目光境界,更是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里的幽谷风情,高山流水,风光无限!

此,在书店的进进出出里,悄然吞食消化着各自的人生,一点一点打破着各自生活里竖立的壁垒。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对书籍纸张的摩挲、对文字的阅读里,对这个世界慢慢变得忍耐与慈悲起来。

有次老雷跟我闲聊,他说支撑自己把书店开下去的信心,是城里的老读者们。在很多读者网购书籍的当下,还有不少这个书店的顾客,把书名开一个单子后,交给老雷帮忙去进货来再买。这是一种多年培植起来的信任,根须一样在书店里蔓延生长。

老雷的小书店,成为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之人,心上停泊的一叶小舟。前年的一天,老雷的岳母去世了,书店歇业两天开门。几个来到书店的老顾客赶紧给老雷打电话过去,得知消息后,几个老顾客相约赶到老雷岳母的灵堂送上花圈,鞠躬悼念,一起帮忙张罗着。老雷告诉我,他很感动,他和一些书店里的老读者,有亲人一样血脉相连的感受。

更让老雷感动的是,几个老顾客得知老雷艰难维持书店的事情后,他们找到老雷说:“雷哥,你不要关门啊,实在撑不下去了,我们众筹一点钱,帮你度过难关!”老雷说,只要自己活着有一碗饭吃,就要一直把书店开下去。

去年的一个夜里,老雷住在书店里,传来窸窸窣窣响,起床一看,一只耗子正津津有味啃着书。老雷后来就在书店里养了一只猫,耗子果然撤退了。

有天,我去老雷的书店,那只纯白色的猫“喵喵”叫着在前面给我引路,让我走到一排刚来的新书前,一眼就看到了那一本新书,那是一本刘震云刚出版的小说,他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家。难道,这只猫知道我的阅读趣味,还是它嗅到了一个书店老顾客的味道。

去寂寞小书店的路,贯通着我书房的幽僻小径,也安卧在我心扉上,发出久远年代的沉香。



在这个春天打结

大地上的所有可视物
脚足劲儿要在这个春天
打一个漂亮的结

在无能为力
与漠然之间的桥梁处打上结
使可握手的握手
可运行的运行
可拥抱的拥抱

最后一定要在
生机勃勃的春天打上结
把沉重的一切抛置在身后
把心中的负担清空
让每一个追梦者不再负重前行
不再步履蹒跚 (吴小平)

一个冬日的午后

阳光照在身上
温暖的重量
竟令人有些无所适从
屋檐上残存的冰雪在融化
在啾啾

世事安好也莫过于——
风在瞌睡
万物没消息 (墨刚)

枯藤老树昏鸦

一条枯藤,从季节深处蔓延而来
我关注它是吐出过新绿
是否开过花,结过瓜
赋予赞美的词语时
更关注它如何从繁华到干枯
一如在意自己一生的历程

一棵老树
它的根深扎于泥土
我赞美它曾经荫蔽如云
更聆听高枝上的鸟鸣
和清风明月里的那些虫鸣
一如倾听伴我一路而来的歌声

一只昏鸦
它栖息于一棵老树
它的叫声有几分凄凉
当月亮升起或落下
那几声啼鸣
让喧嚣的人世更寂静
一如我灵魂深处的那份安宁 (潘彩宜)

荒草辞

北风还不足以劝退路上的旅人
余光中都是热切的日子
下了多日的大雪像是这个世界的白纸
一个人是一个墨点

途中,低矮的丘壑是
故乡起伏的心跳
路灯高过陈旧的老房子

一堆石头在门外抱团取暖
一簇荒草,颤颤巍巍
像一个老人颤抖的身子 (严来斌)

一棵树

一棵树,站在草原上
仿佛静谧与辽阔连接的绳结

一棵树,坐在山谷间
了青草和牧群群戴的领袖

山风搬不动一块想飞的石头
一棵树每次轻微的晃动
足以让思想独立,喧嚣远离

阳光唤不醒一粒积雪的寒冷
一棵树上飞出的鸟啼
瞬间点亮夜空的灯盏,找到回家的路

一棵树遥远的行走
青草茂盛了四季,河道走完了涛声
一棵树深邃的伫望
信仰和经幡缠结,命运和抗争牵扯(马旭祖)

楼台雪宴

幸好,在大雪封山之前
我早已站在自家楼台

在雪的包围里,完全可以
不再理会尘世之事,只一个人
收拾心情,与巍峨的山
站到一起,检阅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前来朝拜民间田野的雪
如果有一只玫瑰或是红梅
那该多好,那样的话
我会插上雪的鬓角,再与山一起
看雪舞的样子 (吴基军)

野草

为什么没有你荒凉
有你还是荒凉

为什么踩着你就
还美其名曰踏青

如果不是你素颜
秋风就不会叫秋风 (齐川红)